

佛學大辭典通檢

無所得居霞



佛學大辭典序

烏虛。天地黷亂、妖氛布濩。芸芸衆生、恣飲狂水。積爲業殃、林海釀爲饑溺、刀兵諸大劫、撲厥所由、豈非三毒根深、浸漬於人心者、至醜厚而不可滌乎。對治之方、厥惟三寶。然而五千教典、浩博靡涯。權實遮表、總別同異。性相顯密、禪淨頓漸。八萬四千法門、齧鏃關節。觸目皆是。而且章段紛挐、疏解繁蕪。分齊淆迷、文義隱奧。無惑乎分涂樹幟、函矢交攻。門庭愈多、佛學愈晦也。今者無錫丁君仲祐、既著佛學起信編諸書、與諸經箋注、以導牖初學矣。復發宏願毅力、輯印佛學大辭典。其蒐采之廣博、義例之詳密、已見自序及弁言、無待敷述。竊謂西來三藏、僅千百分之一二、已非閻浮人心力所能持誦。若合諸天龍宮計之、其爲數豈可殫說。然一入於無相三昧、則四十九年之說法、實未嘗說一字。何以故、衆生根鈍業深、執文相、執句相、則藥反爲病、而諍論滋興、墮體洄淵、莫由自拔。所以世尊下猛

利鍵椎、以掃蕩之法治之。若其初發心善士、未得鈐鑰、遽拋經卷、則又如種樹虛空、無有是處。要知光明寶藏中、不立一法、亦不捨一法。大之無量無邊虛空世界、小之析一微塵、至不可說不可說之渺細、無在非法性所充周、卽無一非法輪所幹運。而況震且文字、義蘊宏深。自漢以後、諸佛菩薩、先後化身降臨、傳譯此一千餘部之法寶。燭墨穴以智燈、起沈疴以良劑。佛力廣被、照耀人天。陵夷至今、魔外橫行之世、有是書之分條析理、剖示詳明、凡持誦經典者、迷網疑根、展卷盡釋。同拜法施、歡欣贊歎。不獨可挽末劫、實藉以報佛恩。吾知是書所在、必有龍天八部、莊嚴擁護者矣。是爲序。庚申仲秋仁和葉爾愷

古人一書不兩序、余既有自序矣、而復刻葉傳閣伍王顧吳徐諸公之序者、因其立言之旨不同、而言各有當也。故刻而并識之。民國九年十一月福保附識

佛學大辭典序

嗚呼、余與仲祐在京師別後、到今十餘年來、國中無一寧歲、其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仲祐亦由儒而遁於釋。余曩時見仲祐短小精悍如郭翁伯、敢於任事。今來海上、見仲祐鬚髮蒼然、每飯盡粥一盂、蔬食、持不殺戒、終日手釋氏書、與物無競、坦坦去牙角、儼然一退院老僧矣。余與仲祐交最久、知仲祐內行敦、而趨人之急甚己私。今歲首捐三千金在無錫創辦貧民學校、爲窮而無告之民謀教育。聞者響應、今已集成鉅款矣。又以藏書捐入縣立圖書館及堠實學校圖書館、凡千餘金。其卽實行佛氏之所謂布施歟。近仲祐又將以萬金刻其所編之佛學大辭典、屬余爲之序。是書之緣由及編纂之體例、仲祐之自序、詳哉其言之矣。讀者可自得之也。余展讀其全書、凡爲部三十有三、計百餘萬言、紛綸衆經、融會百氏、插十萬軸於架上、羅四七宿於胸中、排比纂次、蔚爲大觀。展一畫而衆字畢備、檢一義而原書可識。天台賢首、呀啟千門。淨土禪宗、鎔歸一範。識其大者、則以爲如左氏之大官。識其小者、則以爲如公羊之賣餅家。又有指其小舛、支支節節而議之者、是劉知幾之苛於論世、鄭漁仲之嚴以律人。擿泰山之片石、問河海於斷潢者矣。又

烏足與語學問之事哉。然是編不過爲仲祐所著之一。學者若以是編爲盡仲祐之學，則仲祐之學隱矣。珠生於海，執一夜光而曰海在是。及泛海而始驚海之深廣。木生於山，執一枝而曰山在是。及登山而始詫山之高大。夜光非不寶，一枝非不材，而詎若涉海登山之覽其全乎。仲祐所著書，共分四大類。第一類曰醫學叢書，其最著者爲近世內科全書。第二類曰文學叢書，其最著者爲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第三類曰進德叢書，其最著者爲少年進德錄。第四類曰佛學叢書，其最著者爲佛學大辭典。此四類之外，尙有算學各書不與焉。讀是書者，以是爲嘗鼎一臠可耳。使仲祐顯其業於醫算等學，亦可有託以不腐。今仲祐於此等皆輟而不爲，獨於天竺遺典，乃遽鏤而不舍。若是，是豈憤時嫉俗之深，非此不足以自遣耶。抑慧業文人，其夙因深厚，果生有所自來耶。今仲祐習之既久，而志愈篤，志愈篤則外慕益希，而物誘亦愈寡矣。處海上萬丈紅塵中，而能安此冷淡生涯者，屈指儕輩中，能有幾人。學者勿以餽經釘論，雕蟲小技，淺視斯編者，淺視仲祐可矣。嗚呼，出世間有人，世間無人，吾爲此懼。慨然三歎，序以歸之。民國八年九月吳葆真序。

佛學大辭典序

釋迦垂教四十九年。銓次結集、流演分佈、開爲四藏、析爲五乘、統爲十二分。隨機啟法、浩若塵沙。傳至茲土、自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下、尤多離合。當時譯場經館、稱爲詳慎。每製一經、譯主筆受、潤文譯語、諸人外、復設證梵本、證梵義、證禪義、各一人。故能辭得音正、盡經微旨。然醇醜合孟、淺智難判。學者欲總持少文而解多義、必自參互理味、輯成專書始矣。昔高齊竟陵王鈔集衆經爲七十部、都二百五十九卷。蕭梁簡文帝修法寶聯璧二百卷。剖解羣言、宜具精要。惜均散佚、莫見其例。其後代有構綴、存於今者、可分三類。曰法數。若一如、圓澗所撰是也。曰名義。若法雲所撰是也。曰音義。若玄應、慧苑、慧琳、希麟、及日僧信瑞所撰是也。凡此諸籍、僅涉一隅、不綜全境。繙帙研攷、猶病蕪累。日本學者仿專治各科學之法、纂佛學辭典、共有數家。而織田氏之書能集大成。無錫丁君福保、夙嗜佛經、著述等身。今復取織田之書、遂譯而增刪之。精博過於原書。實茲土之創舉也。輒近士夫、耽翫內典、成爲風氣。半緣於性相諸說、有關哲理。半緣於世變日亟、因果顯著。顧於人心世道、維繫頗多。丁君隨斯風氣、蔚成巨製。培養末俗、厥績匪細。於其畢功、特爲序之。歲在庚申七月下浣、藏園主人傅增湘。

佛學大辭典序

化人履跡。周滿築通天之臺。夢帝感靈。漢明遣求書之使。青螺住著。珠林法苑之編。白馬馱來。洛陽伽藍之記。刺血而書成貝葉。堅久不磨。自舌而粲出蓮華。淨明無礙。歷世流傳。遞有增益。十二部導其前軌。七千卷揚其弘波。所謂三乘之要典。萬佛之秘藏。於茲爲盛。亶其然乎。然而字翻梵唄。語譯阿難。臚列天龍。紛羅地羯。聚金致富。毒蛇螫有何因。臂膊肘長。陰馬藏而不現。畢鉢羅如來手植。卽是菩提。悉達多淨飯脇生。實爲太子。夫固中土方志所不載。抑亦古籍釋名所未詳。羌無故實。不落言詮。若但使上口成誦。甚解不求。未得三昧於此中。安望一層之更上。譬之芻豢吞棗。罔知真味之酣甜。似彼粉墨登場。究失本來之面目。此仲祐先生之佛學大辭典所由著也。先生學窮五際。才貫九能。通曉儒書。熟精釋典。凝修遺滓。妙諦冥觀。仿蟲魚箋註之條。緝龍象精靈之類。言皆有物。牟尼一串之珠。語焉必詳。迦葉三生之說。俾世之讀經者。開卷瞭然。聞聲莞爾。滿字半字。無須叩雲法之師。三千大千。已盡入月燈之照。廣長舌運之於筆。功德水沛之於心。福莫大焉。勤亦至矣。錫山四諦罕闕。六根未淨。謬承誣譏。聊貢謏辭。玉卮無當。實滋弁首之慙。頑石何知。同在點頭之列也已。民國九年二月五臺閩錫山撰

佛學大辭典序

丁君仲祐、編輯佛學大辭典、屬余爲之序、余雖未獲觀全書、讀仲祐自序三首而信其爲業之勤矣。孰驅而使之然耶、果何所冀幸而獨孜孜耶。道之明、果有待乎文字也、伊古以來、聖經賢傳、目不暇給、累世窮年、莫可殫究、道果藉此而益彰耶、道縱不待文字而明、道固不能不待文字而傳也。道固無不在也。而況明明古哲人之微言大義、所由寄託者耶。佛說自漢代入中土、垂二千餘年、書以攻之、力以摧之、火其廬、焚其書、疾呼而痛詆之、其間固難屈指以數、然佛說固弗緣是而損也。樂其道而信仰之者、亦弗覩此而却步也。大道充塞、不增不減、既無術可以推陷壓抑之、而曰吾有術焉、可以光明而彰大之、其將何由耶。釋其文、契其理、探其微、索其隱、殫思竭力、積數年之功、爲之排比纂次、不以爲苦、而以爲樂、如仲祐之於佛學大辭典者、信佛說固有不可磨滅者在也。世之研求佛說者、特爲津梁乎。抑使其剽竊乎。於佛說固無增損、知仲祐亦弗以爲意也。仲祐誠有心人哉。民國九年四月伍廷芳序

佛學大辭典序

佛學最上乘、不立文字語言。以文字語言治佛學、由淺而詣深也。方今末法、圓音久寂。大道薪傳、其惟經典。學者研求勝義、舍誦讀經典、固無由問津。但經典之繁、汗牛充棟、又皆譯自西土、音義紛殊、誦讀不易、解喻尤難。求其易讀易解之法、必先知其名辭法數。如讀儒書六經、必先明其訓詁。不慧幼讀佛經、未能徹解其旨、憤悱之懷、結而莫釋。後閱一切經音義、繙譯名義集、始於三藏、略窺涯涘。以初學讀經之難、曾發願結集佛典、期可爲一切經之總註、較舊有一切經音義、繙譯名義集、益臻詳備、且易於檢攷。祇以塵累紛紜、學殖荒落、精修慧業、迄今有志未逮。嘗欲求善知識相輔以成、而相遇終疎。始於去歲得讀丁先生仲祐所註各經、歎其博通內典、心印上乘。以爲辭典之編、微先生其誰能勝。因詒書爲請、蓋未知先生纂輯有緒、已先我發願久矣。今者刊印既竣、反覆觀覽、盡善盡美、歡喜讚歎、無可言說。惟冀學者得此津梁、勤求精進、深造上乘、勿執著於文字語言、而僅務其淺者。是則先生之大願、亦不慧未竟之志焉。民國九年二月王心三序於大慈悲室

佛學大辭典序

人類兩極端之思想，不爭則讓而已矣。爭之極者，帝國主義之所由橫流也。讓之極者，民主主義之所由歸墟也。中國自承老孔墨三子之遺化，而歷代之待藩屬者，寬仁大度，亦幾近於今之所謂民族自決主義者矣。印度文明之釋迦牟尼佛，亦有如是其經國經世遠猷乎。曰：何爲其蔑有也。日本井上哲次郎博士嘗搜集中國歐洲各書，著釋迦牟尼傳。於釋迦答阿闍世王問毘舍離 *Vishali* 之梨車毘王族 *Licchavi* 叛亂一事記之頗詳。蓋梨諸族聯合而叛，阿王欲征服之。釋迦告以聽梨族納貢稅而調和之。不然，則母戰爭而分離彼等之結合。又言彼等依舊有之習慣而合一者，得保持其獨立。由是觀之，則釋迦經國經世之遠猷，不與今之民族自決主義近耶。吾聞德意志學者，費十五年之日力，習印度之珊悉克利多 *anskrita* 古文，而用以著書矣。惜此固非彼該撒 *Kaiser* 之所知也。該撒之敗也，亦可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剛而不知柔，知動而不知靜者矣。知進退存亡剛柔動靜者，其惟亞洲之老子孔子墨子釋迦牟尼佛乎。然則謂佛教無用者，非至謬之言哉。難者曰：今世科學昌明，何有所謂人天魔龍之談者乎。而佛書滿載此類神話，其可乎。應之曰：此亦至可蚩鄙之言也。英國培根 *Bacon* 曰：小哲學家傾向於無神主義。至哲學深時，自使人歸依於宗教。 (*a little Philosophy inclineth a man's mind to athei-*

sm, but depth in philosophy bringeth men's minds about to religion)故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吾聞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不識至道、不爲不成人。使至道而可告語人者、則可進之於所愛之父兄子弟、親戚朋友矣。而無如勢不能也。故釋迦牟尼佛亦教人自修自證而已矣。且佛經中有有神主義、無神主義、是豈鄙夫小智所能妄測耶。難者又曰、大乘非佛說、其時之相距、可得而確計也。則大乘三藏皆僞書也。應之曰、是亦目論也。章太炎先生嘗作大乘佛教緣起考、有曰、夫外道經中之錄佛語、亦猶莊周韓非之記孔說也。若在純儒、必不信此爲諦實、此爲正道、亦猶小乘諸師之見也。然達者則知孔老一原、與佛初出家時、嘗訪阿羅邏、鬱陀羅諸仙同例。佛與外道、互有通塗。孔與莊韓、亦非隔絕。故錄在彼書、轉可信爲勝義。通儒大乘所見、亦相符矣。佛語錄入外道書中、及滅度千百年後、忽錄入佛經中、猶此土薛據孫星衍輩、皆去孔子千有餘歲、而據取諸子所載、以爲孔子集語也。原文甚長見文錄別錄三此以大乘佛經後起、比之此土之孔子集語、則後起而實非後起也、最爲精論。且三藏經典有代表一佛教一印度文化之任務焉。大乘師甯無青出於藍者、若孔子後之有荀子、老子後之有莊子、皆超過本師者耶。故今人尤無可妄指爲後起之大乘藏而斥之之理也。難者又曰、佛典譯自印度、非吾固有之國粹也、奚貴之有。應之曰、此尤瞽說也。飲食之物、皆非我有、飲食之而消化焉、爲我有矣。吸收外來之文化、而融化之爲我有、亦此理耳。不見夫今日日本之僧侶、方挾吾漢文佛典、而傲然自號於衆曰、支那不振、此真大和民族之國粹、將爲今

後世界之新宗教者也。嗚呼。吾國人豈真聾盲耶。吾國有二重文明之源泉、一儒教經典、二佛教經典、而豈忘之耶。佛典分經論律三藏。宋藏五千七百十四卷、元藏五千三百九十七卷、明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高麗藏六千四百六十七卷、日本縮刷藏八千五百三十四卷。又有續藏、又續藏、不記其卷帙之數。此非皆西來賢首、及中土古德、用中土文字、或譯或著者耶。豈容他人假之爲國粹、以賣聲名於五洲萬國者耶。且他人假之、猶以爲國粹、豈有吾土文字、而反不爲國粹之理哉。要之佛教至精、閱有神於民族國家、相宜於世界和平、更有大功於個人修養。吾自三五歲時、卽見先大母王太孺人、持珠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寄養吾於觀音大士。十六七歲以前、吾猶屢夢至一梵宇、行經殿堂、佛像咸起立。最後爲山門章馱背上躍出一神所逐、飛越萬山、墮而驚寤。自此不復夢矣。民國初年、曾手注心經、在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講之。後至日本、見彼邦佛教之盛、更視察其殖民地。歸國、至東三省、晤蒙古某君、而益憤慨中國有待於振興佛教之至亟也。固我屏藩、固我國本、非此莫屬。錫山丁仲祐先生者、當世之篤學君子也。吾方擬適粵、而寓於其家。見先生晚九十時而睡、朝五鼓卽起、懇懇於注解佛經之是務。吾俯首至地、以爲宣揚佛教若是、而今後中國其庶有馮乎。乃未三載而先生又以佛學大辭典告成、囑爲序。且曰多年老友、不可以無一言。則先生自譯著書籍以來、吾幾大半一一購讀也。夫中國六藝之教、至唐中葉而浸衰。佛教亦自唐中葉禪宗行而衰。中國由是遂不能恢復其從前彌綸旁薄萬有之元氣。陵夷至今、舉國滔滔、無

慮數百萬之僧侶、益甘處於啞羊癡狗之流、眞能求佛陀學術思想者、曾無幾人也。故吾人痛之又痛、不得已而求之於居士長者。往年頻伽精舍校勘大藏經、良足多矣。而今丁先生又作佛學大辭典、斯不可謂居士長者之間、又一進步矣乎。顧其書吳君葆眞已序之、先生復自再三序之、盡矣。吾所對於佛教之感慨、亦既畧述之矣。則繼今所欲言者、將在此書與佛教之關係也。蓋辭典者、語言文字之學也。而語言文字之學者、學術思想之代價也。不付此代價、則不能取得學術思想之至寶。治中國之學術、最古之羣經百家言、必自小學始。不自小學始、而高談中國之羣經百家言、是瞽者之談日、扣槃捫燭而爲日也。治佛典之必由此類辭典始、亦正同一理。況佛教書類之浩瀚、古今無比。漢土三藏、出自梵筴、則梵筴不可不探求也。而西藏復有唐古特語之三藏、錫蘭島復有巴利語 Pāli 之三藏。西洋自希臘以來、復有關於印度佛教之記載不少。正宜利用此類辭典、以速了解舊譯佛典。更進而探討梵藏、錫蘭、西洋之書、以觀佛教之會通。則其爲益於佛教前途、可勝言哉。而吾自少治經、私淑德清俞氏、慕家亭林以來諸老遺風、頗思取中土久佚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竟前人未竟之業。從而旁求佛典辭書亦不少、忽覩此書之集其大成、尤不禁樂而爲之序。中華民國九年震旦白衣顧炳榮原名實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

佛學大辭典序

蓋聞一乘聖典、著妙義於瓊編。三藏玄樞、贊靈文於寶偈。圓融理體、不落言詮。絕待眞如、豈墮文字。第眞空無象、非象教無以顯其眞。實際無言、非言辭無以顯其實。故一眞法界、假名迥異乎常名。四悉因緣、有說不殊於無說。戒學定學慧學、三學齊資。羊車鹿車牛車、三車圓備。教部類開十二、契經義蘊無邊。聖言不易研窮、佛旨良難窺測。已。溯夫釋迦世尊之垂化也、普鑑機宜、廣演言教。鍼鋒相對、水乳互融。度凡外而盡成法器、斥權小而共達眞修。歷五味之調純、會歸圓頓。至五時而開顯、悉入醍醐。佛應有感遂通、法化不遺在遠。我中華則周星闔彩、已彰降誕之休徵。漢日流祥、乃叶通神之瑞夢。使臣西去、釋侶東來。白馬馱貝多之文、金簡譯單蘭之典。德降僞道、化及遐陬。三國六朝、暢其流。秦晉隋唐、極其盛。或譯經著疏、廣闡大乘。或見性明心、單傳向上。東林則羣結蓮社、南山則大啟律門。性相之妙義紛披、禪教之祖庭互峙。機鋒吐露、陸離寶劍之光。辯給迴風、隆重彌天之譽。法門挺秀、崇聖教之紀綱。慧炬揚輝、啟含生之耳目。猗與盛矣、俟其禕而維是經文浩瀚、研究綦難。名相紛繁、考求匪易。徒興望洋向若之嗟、寧免入海算沙之困。兼之東西遙譯、頗多鈎轉格磔之聲。華梵錯綜、每有詰屈聱牙之句。東鱗西爪、文筆矛盾。北轍南轅、方言楚夏。設非心研之有素、云何耳學以能詳。欲免扞格之虞、用作研鑽之助。辭典之編、信不可緩。校讐之責、誰任其難。爰有丁仲祐居士、以通儒碩學之資、具濟世活人之術。精研佛學、翱翔般若之園。博覽

書林、馳騫琳琅之圃。羅海國龍宮之祕笈、紬石室金匱之珍藏。萬卷何奇、勝入琅嬛福地。唯心可悟、如昇兜率陀天。憑翰墨之因緣、植菩提之種子。前有佛學叢書之著、可媲文憲護法之篇。今更出大手筆、纂大辭書。抒慈悲之願力、應時勢之要求。悟明鏡之非臺、握智珠而遍照。旁搜遠紹、東取扶桑瀛島之書。蹟遠鉤玄、西考賢豆恒沙之偈。聯珠貫玉、不憚雞窗螢案之辛勤。取精用宏、備極繭絲牛毛之煩瑣。刮磨淬礪、輯爲專書。慘淡經營、集成巨帙。舉凡名數真言掌故儀法等類、遍爲采集、無不搜羅。列部三十有三、檢一畫而諸字畢備。引證廣之又廣、閱一典而羣義可徵。意解心開、剖無窮之奧義。耳提面命、得無數之良師。入玄妙之法門、賴斯寶鑰。涉汪洋之教海、需此南鍼。藝林敷優曇之華、著作家別開生面。法苑結庵摩之果、菩提道總合明心。如能因文悟理、不滯名言。自然入聖超凡、圓成大覺。是不特爲考古之鏡、饋貧之糧已也。納廿年匏繫、遽然夢醒南柯。一領袈裟、惕若恩懷西竺。鏡花水月、瞰破紅塵。清磬洪鐘、精修白業。拈貝葉遍尋教網、覩桃花未悟禪機。自利利他、彌切度生之願。先覺覺後、端賴命世之才。聆法海之潮音、竄例言得覩鴻製。摹韓陵之寺石、效惶引敢擬駢詞。行看電掣星馳、永流通於塵刹。風行雷厲、自傳播於大千。法界衆生、皆叨法喜。法門眷屬、盡獲法施。見聞思修、願同趣妙莊嚴路。開示悟入、俾悉證淨法界身。是爲序。

佛生二千九百四十八年歲次辛酉莫春既望古瀛釋顯蔭撰於甬城觀宗學社

佛學大辭典序

當吾國周末時、世界生三聖人。孔子也、老聃也、東方之聖人也。釋迦牟尼也、西方之聖人也。三聖人之學不同也、而其道無不同、化世界於無形焉而已矣。三聖人之教不同也、而其旨無不同、救世界於無名焉而已矣。故夫孔子之道、極其旨則在大同。故其言曰、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爲己。而其爲學也、則無意本於無我。老氏之道、極其旨則在自然。故其言曰、萬物將自賓、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正、人民不令而自均。而其爲學也、則無有入於無間。釋迦之道、極其旨則在極樂。故其言曰、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天人供養、禽樹演法、照十方國、無所障礙。而其爲學也、則無死根於無生。然則三聖人者、固將起滅萬古、升降一世、出其道以治天下、而不以獨善其身者也。然及其末流、有格致誠正、不知治平爲何事者矣。有爐火章咒、不知道德爲何語者矣。有禪機掉弄、不知宗乘爲何別者矣。上焉者、儻然獨善其身、而不復能爲天下用。下焉者、則並獨善而不可能焉。嗚呼、聖人之道、固如是拘墟無用而已乎。推求其弊、始則但見文字、不見設施。後乃不識文字、亦並不知其中之有設施。遂使舉措天下之事、成爲一人自課之事。此文明古國之所以積弱不振也。將救其弊、則必仍由識文字始。丁君仲祐、潭深經史、浸淫文苑、嘗以漢儒註經體例、註佛經若干部、先後印行。然儒書雖有漢注、而讀經者必通小學。爾雅說文之爲六經根柢者、固無論矣。求其聚辭典、明詁訓、貫穿諸家、廓然而大備、號有功於漢學者、二千年來、蓋有儀徵阮氏經籍纂詁一書。若夫佛書者、則自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諸編出、而梵義

乃漸明。顧但於廣雅釋文之作爲近，而未有一書編纂辭類，俎羅鼎列，畧如經籍箋詁者。仲祐迺復發憤爲之。既屬其門人成佛學小辭典矣。又自輯佛學大辭典一編。舉諸經訓辭，分別部居，同條共貫，使凡讀佛書者，無一語不見其來歷。宋藏所稱五千四百十四卷者，以一書括之。蓋事一而功百。卽未嘗讀佛書者，得是書爲導游之資，亦可以開卷了然。拈花示相，恍然若各有所遇，則雖未至極樂世界，而其讀書時之極樂，蓋可知矣。以方儒書，吾知仲祐此書不在經籍箋詁下。抑吾聞阮書旣行，而承學之士，不免苟且稗販，以自託於大雅。而考據家可以不讀書。佛書固無所用其稗販矣。而慧業文人，往往有剽借禪語，逞虛機而味真諦者。瑤圃片玉，安能禁人之掇拾。此書一出，卽非承學之士，亦將稗販於其中。是則讀此書者之罪過，而非著書者所能預爲呵止者也。亦猶阮書固以助人之讀書，而非助人之不讀書也。而願以被人稗販爲阮咎，其可乎哉。雖然，讀書求識文字者，求識其義也，求識其所用也。識其所用，則孔也，老也，佛也，皆以其道爲治天下之用，而無不同者也。西方極樂國，其卽老子所謂自然之治，孔子所謂大同之世乎。吾知往生發願者，得讀此書，觸處圓通，微妙香潔，是誠所謂成就如是功德莊嚴者矣。

民國八年六月番禺徐紹楨拜序